

幼儿园

Kindergarten

nature school

以独特视角，直击社会热点，发现实困惑；

以无忌童言，勾勒世道人心，洞察幽微人性。

幼儿园

徐江 著 By Xu Jia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徐
江
著

幼儿园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幼儿园/徐江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39-32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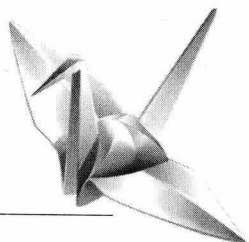
I. 幼…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6208 号

幼儿园

著 者 徐 江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4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265-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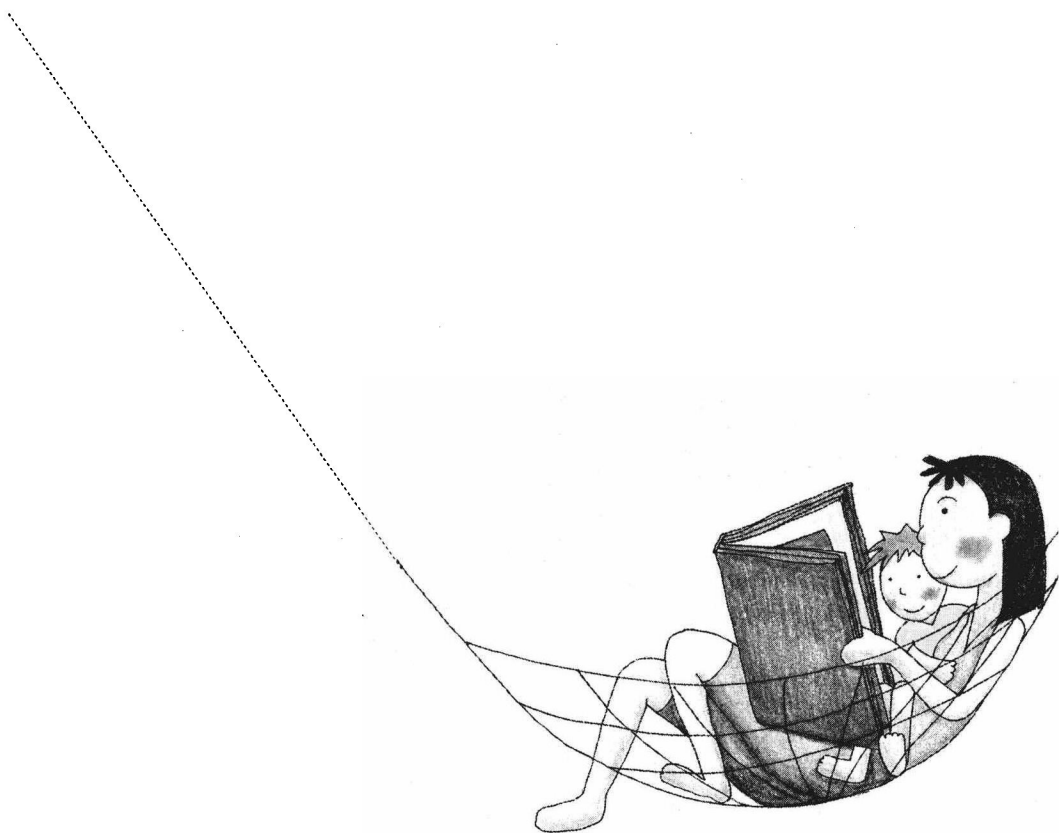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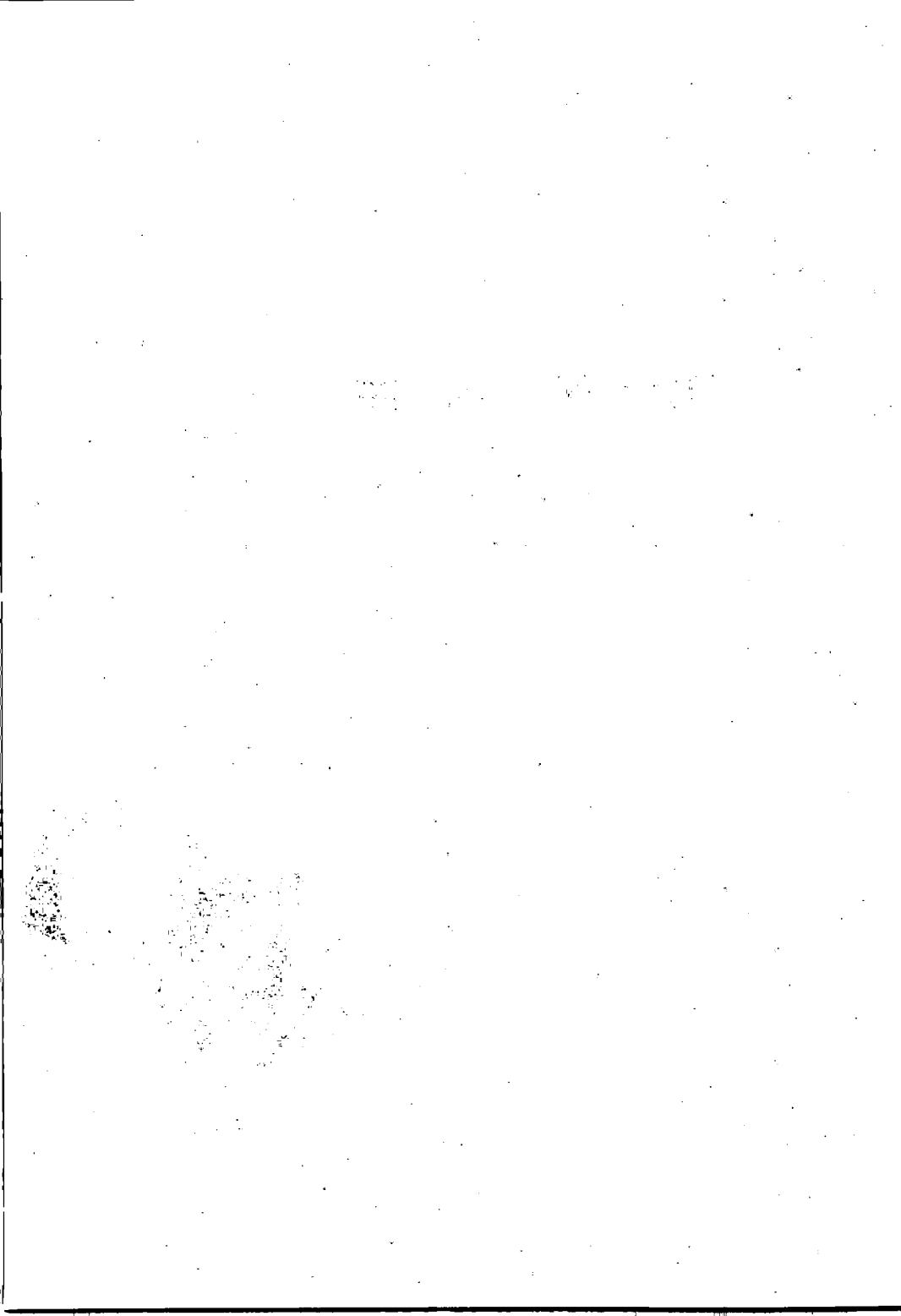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入 园	1
第二章	月 饼	35
第三章	手足口(上)	65
第四章	手足口(下)	99
第五章	班主任	123
第六章	打 架	159
第七章	钢琴班	193
第八章	班 长	231
第九章	毕 业	257

第一章 入园





—

我第一次到七彩光幼儿园，见到梅园长，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那天，精神实在不好，本来，中午吃完饭，我倒在办公室宽大舒适的沙发上，想美美地补个午觉，头一天晚上我借着赶写会议材料的名义，在办公室上网闲逛，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成人网站，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在上面挂到了凌晨两点多钟。早上不到九点，又急急忙忙赶来上班，幸好同办公室的老林、小蔡出差了，大郭忙着与二科室的女打字员不分白天黑夜地拍拖，终于没有人和我争夺这张宝贵的沙发了，然而，正当我迷迷糊糊、渐入梦境时，手机响了。

洛萱打来的，“你在干什么呢？”

我赶紧压低声音，“开会呢，一小时后我给你打……”

她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本来说好了，下午见园长，但公司临时有会，你先去，两点！赶紧！”

像往常一样，她的话温和、轻缓，不容置疑，而且一句废话没有！我望着手机发了一会儿愣，想象着她在公司开会时，对下



属是不是也使用这样的语气发号施令。结婚十多年了，彼此之间都被对方看得通透透透，偶尔撒个小谎，连戳穿的心思都没有，尤其是洛萱做了广告公司总经理后，说起话来简直是精炼透彻，惜墨如金，用她自己的解释是，多余的废话都留给客户了，当然，除了客户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交谈对象，就是儿子大宝。

大宝上幼儿园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家本年度的头等大事。从春节开始，围绕这个主题就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家庭会议，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舅舅、洛萱，所有人都在发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贡献出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在这些人当中，说话最没分量的就是我这个孩儿他爸，但我必须要对所有意见做出反应，至少要有一种毕恭毕敬、洗耳恭听、全身心投入的姿态，否则，就落下一句抱怨：“瞧你这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有这么当爹的吗？”

我真的后悔了，想当年与洛萱谈恋爱谈得天昏地暗、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师兄李汾天就意味深长地提醒我：“别找本地女孩。”

我不解，究问其故。

他的回答四个字：“事多，麻烦！”

再问，他就含笑不语，不断抚摸微秃的头顶，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李汾天和我同归一位研究生导师，虽然他只比我高两级，但属于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那批人，有过工作经历，年龄比我大出许多，因此，早在学生时代，我对他的佩服就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也愿意在关键问题上点拨一下小师弟，可我那时实在是年幼愚钝，常常在人生的一些重要关口对师兄的金玉良言或浑然

不觉，或不以为然，往往若干年后，饱经风霜之余，细细反思，才突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无奈为时已晚！转眼之间，稀里糊涂地十多年就这么过来了，我这个大学时代就有才子之称的人，还在科级职员的位置上苦苦挣扎，而大师兄早就是我上司的上司了！

“知道人的一生中在哪个问题上最容易犯严重错误吗？”

今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刚进入五月份，炽热的阳光似乎就快要把马路烤化了。当我顶着上下夹攻的热浪，满身大汗地骑车前往七彩光幼儿园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若干年前大师兄向我提的这个问题。

当时，我想了许久，困惑地摇摇头。

“简单说，就是该不该要孩子的问题！不是每一个男人都适合当爹的，将来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人这辈子，犯任何错误都能改，唯独在这个问题上，一点儿改正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后悔，还是后悔！”他一边说，一边发出长长的叹息。

当时，我知道他正处在一个男人事业爬坡的最紧要关头，偏偏孩子又小，整天被看病、找阿姨、上幼儿园等诸多琐事折磨得蓬头垢面、形销骨立。说实话，我虽然也陪着他叹了几口气，但也就是泛泛的一点同情心而已，自从当了爹之后，越来越发自内心地理解他当初那份感受，尤其是他那最后两句话简直太精辟了——除了后悔，还是后悔！



二

梅园长属于那种非常精致的女人。

精致玲珑的身材，精致搭配的职业套装，精致打理的淡妆，还有精致周全的待人方式，都使人如沐春风，完全颠覆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幼儿园阿姨那种凶神恶煞的刻板印象。

我不知道洛萱是通过什么关系搭上梅园长这条线的，要知道，现在一所一流幼儿园园长或者一流小学的校长简直比部长还牛！前些日子，王司长的孙子想进本市一所很棒的小学，无奈这孩子先天智商有些问题，面试时被刷下来了。李汾天发动了各种关系，张罗半天，终于把那位校长约了出来，在外地出差的赵副司长也特意提前赶了回来，那天还是我帮他们订的饭店。王、李、赵三位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陪一位小学校长吃饭，这场面可不多见！何况，我们这个司也算是教育部里握有实权的单位，可就是这样，事情也是办得磕磕绊绊的，王司长的家人直到开学前三天才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些日子，李汾天急得两眼冒火，嘴里长泡，少有人在办公室发起了脾气，大家都莫名其妙，只有我心里清楚，他是为王司长的傻孙子着急，不，更准确地说，他是为自己年底能否顺利接替王司长的位置而着急！

因此，当我敲开梅园长办公室的房门时，内心还充满惶恐，但随后梅园长的态度简直令我受宠若惊！她就像迎接一位前来视察的领导干部一样，先是热情地握手寒暄，然后又热情地领着我

上上下下地参观，宽敞明亮的教室、设施先进的电脑教学馆、近乎豪华的琴房、舞蹈房……这一切，简直很难令人相信是置身于一所幼儿园！仅仅是学前教育，有这个必要吗？我心里暗想，这些年我也曾经在不少贫困地区的学校搞过调研，不要说小学、幼儿园，就是很多中学里的硬件设施，也远远不能和这里相比！

“我们幼儿园最自豪的还不是这些硬件，而是以人为本的教学生活理念，具体说，就是以孩子为本！”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某些想法，梅园长迅速把话题转移开，她指着贴在墙上的食谱，说道：“我们聘请了国内最权威的幼儿营养专家，根据不同阶段孩子成长发育的特点，给他们制定了每一餐的食谱，所以，从七彩光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往往都比同龄的儿童更高一些、更壮一些！”

提到孩子，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此行的角色。来之前，我还煞费苦心地在电脑上给不到三岁的大宝制作了一份个人简历，原本没打算派上用场，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洛萱及相关家人证明，我这个爸爸做得还是很用心的。然而，梅园长的态度让我大大地看到了希望。

当梅园长看着这份特殊的“简历”，笑得更加开心了，“陈先生，您太有意思了，我要好好向您学习，过两天给我女儿也做份这样的简历，她明年也要上幼儿园了……大宝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赶紧赔起更加灿烂的笑脸：“……那没问题！不好意思，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访您……”

突然，梅园长的笑容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是呀，陈先



生，我们真的应该早点认识，要是您春节前来找我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年的招生名额年初就已经满了，不过，在春节前，我肯定还能给您想点办法，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我们上级单位的，也算是我的领导，可惜，现在已经五月份，实在太晚了！”

虽然我的大脑天生比较迟钝，但在机关沉浮多年，好歹也早就练出了对各种或明或暗的官场语言的敏锐反应力，可就是这样，梅园长这种 360 度的大转弯还是几乎把我甩一大跟头！

不用照镜子，我也感觉到，自己脸上的笑容已经从灿烂变为尴尬，“那……招生通知不是刚开始公布吗？”

梅园长苦笑道：“您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这里面的内情您还不清楚？那都是官面文章，像我们七彩光这样的幼儿园，恨不能今年刚开学，明年要求入学的条子就塞满一抽屉了，还都是有来头的，我们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我无言以对。她说的内情我当然清楚，其实去年就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同事劝我早点为孩子入园的事情活动活动，但我实在不善于也不喜欢搞这种人际交往，尤其是有求于人的事，本能地张不开口，洛萱就经常嘲笑我，白在机关混这么多年，官位没升上去，连张厚脸皮居然都没锻炼出来！另外，我也是对洛萱的活动能力寄予了很大希望，没想到她是一个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的女人，大宝日常生活中所有细节她都会一一安排，无微不至，但唯独把这件入园的大事给拖了下来！

我的脸色开始变得很不好看了，梅园长的态度却更加诚恳了，她轻轻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道：“没关系，老陈，咱们既然认识

了，你的忙我一定要帮的！你看这样好不好？实验幼儿园、第一艺术学院幼儿园也都是市里不错的幼儿园，据我所知，至少上星期名额都还没招满，这两位园长跟我都是老同学，交情不错，我帮你跟她们打个招呼，应该问题不大，但你也要尽快……”

梅园长的小手很绵软，我心里一动，能够感觉到她的手心都是汗，我想，其实她心里也挺紧张的，本来几句话就能把我打发走的，但毕竟不清楚我的来头，于是还很小心地陪了我半天……唉！谁都不容易呀！

我在心里无奈地叹口气。

三

“不行！七彩光必须拿下！这家幼儿园大宝上定了！”洛萱坐在马桶上，态度坚决地向我发出她的命令。

“这个梅园长太不地道了！她是在打发你呢！什么实验幼儿园、第一艺术学院幼儿园，我都摸清楚了，这两家本来是还行，可实验幼儿园前年出了一次食物中毒，第一艺术幼儿园去年有两个孩子练功受伤了，家长都跟她们打官司了，也算是两位园长都有本事，捂住了，媒体没给报道，可圈里人都知道了，再加上她们也太黑，出了这么大的事，赞助费不但不降，还从五万涨到七万了，去她们报名的人当然就少了，你要是听了姓梅的话，那就真成冤大头了！不仅随随便便就被她打发了，还让她在那边白得个人情……”



她一反常态地说了许多，也许是看我实在没有反应，抬起头，不满地：“喂，这么大的事，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木然地站在洗手间的门口，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什么，看着洛萱跷腿坐在马桶上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当年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的情景：那是大学毕业的暑假，我们几个死党带着各自的女友去北戴河玩，我和洛萱的关系正好也发展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然而，当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她却突然犹豫了，非要再单开一间房，这还得了？！我足足劝了她两个多小时，堪称是舌吐莲花、口沫飞溅，终于才勉强强强成就了好事。

事情一完，当我还闭着眼睛，沉浸在刚才飞腾般的美妙体验中的时候，她已经飞快地穿好衣服，跑进洗手间，随后就传来呜呜的哭泣声，我赶紧起身来到洗手间门口，发现她正衣衫不整地坐在马桶上抹眼泪，我刚想过去跟她再温存一下，不料她却红着脸把我推出来，紧紧扣上洗手间的门。从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少能完整地欣赏她的身体，沐浴、更衣、解手，她当然会把我拒之门外，即使每次做完爱，她也会迅速地穿好衣服。但她的这种羞涩，反倒激发起我对她的身体的一种着魔般的迷恋，尤其在结婚前后的两年，我对她的迷恋甚至到了非常炽热的程度。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热度开始冷却下来，彼此之间不再感到神秘，她做任何事情也越来越不忌讳我的存在，尤其是在有了大宝之后，她的“开放”行为有时到了让我都难以容忍的程度。比如说，近年来因为便秘，她每天早上都要在马桶上辛勤

“工作”很长时间，偏偏她一天的事情又很多，于是总是在这个时候把我叫到洗手间，商量一下当天的家庭事务。

我对这样的洗手间“例会”腻烦透了，但多年来夫妻之间在很多事情上相互博弈的结果，使得服从早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我总是这么说服自己，但一旦面对着她，大脑却经常“短路”，弄得她很痛快。

眼下，我就已经感受到她的这种不痛快，我不想让她的情绪发展成为一场两人之间的战争，赶紧拿出自己的意见。

“其实，我倒是觉得，是不是非要上这家幼儿园不可？咱们小区这家也挺有名的，昨天我下班去看了一眼，虽然地方小点，各种设施也是不错的……”

“我早看了，是不错，”她打断我的话，“私立的，全市都有名，但一月三千五，一年加起来小四万，四年上下来，你算算要掏多少钱？”

我赶紧闭嘴。

“没别的办法，必须把这个园长搞定！”沉吟了片刻，她长长地叹口气，得出了一个结论。

按照她的思路，我赶紧开动脑筋。前些天，办公室的老林还在和同事议论孩子上幼儿园的事，现在好幼儿园的行情就是私立的要钱，公立的不仅要钱，还要权！因为相比于私立园动辄十万、二十万的学费，公立的赞助费相对要低些，但一般也要在五万到八万之间，老林说了句很形象的话，私立园是明抢，公立园是暗夺！但问题是，你要是没点权势和关系，想让人家夺你一把还轮



不上呢！据说要现在打点某位园长，没两万肯定没戏！

洛萱一瞪眼，先把送钱的思路给否了，“说得轻巧，怎么送？送多少？她堂堂一个园长，能缺这点钱吗？而且，凭咱们这种半生不熟的关系，她敢收吗？就算是她敢收，你一个国家机关公务员，你敢送吗？还想不想要饭碗了？”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我只好再次闭嘴。

洛萱想了想，问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注意过没有，她用的什么手机？”

我愣住了，摇摇头。

洛萱又问道：“那你注意没有，她戴的是什么牌子的手表？”

我摇头。

洛萱继续问道：“那你还记得，她办公室桌上都有什么特别的摆设吗？”

我还是摇头，心却一点点沉下去，我预感到，随之而来的恐怕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抱怨，然后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争吵……

然而，这次出乎我的意料，她只是扭过头，沉默了片刻，似乎轻轻地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我再想想办法吧。”

我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当她转过头时，我又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冷的不屑……

四

我拿起电话，迟疑了一下，又放下，在办公室里徘徊两圈，

再次拿起电话，刚拨下几个号码，老林、大郭他们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我就像扔一个烫手的山芋那样，慌忙又把电话挂了回去。

整整一天，我都在犹豫，该不该给梅园长打这个电话？打通了又该怎么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天生就怕求人的人，但求人的事却总是躲不开！

前些天，当年同宿舍的室友们聚会，睡我上铺的老朱抢着埋单，原来狗东西最近在电视台混成了一个制片人，吃喝玩乐全报销，酒酣耳热之际，又给我们讲了不少电视台主持人的绯闻趣事，我回家把这些段子随口讲给洛萱听，洛萱若有所思，突然，使劲打我一拳：“赶紧给老朱打个电话，我们请他吃饭！”

我一惊，酒劲一下就醒了不少，知妻莫若夫，我明白她要干什么，那时，我很后悔自己酒后失言，给自己又招来麻烦了。

洛萱嫌我动作太慢，主动给老朱打了电话。

第二天，我们在一家很高档的粤菜馆请老朱，一顿饭花掉了我快半个月的工资，至今想起来都心疼。

“说吧，有什么事？大家都是老同学了，别客气了！我后面还一饭局等着呢！”老朱一落座，就大刺刺地说道。

我心里特别不痛快，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他，成天在宿舍里睡觉，没事捣腾点小生意，考试的时候偷偷拿来我的卷子一痛狂抄，但老师压根就拒绝接收这张考卷——“这位同学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走错教室了吧？”在大家一片哄笑中，老朱红着脸，只好一个劲地向老师鞠躬……那时候，我都怀疑他的大学还能不能读下来，没想到现在却混得无比风光！